

楔子

清晨，太陽從覆著琉璃瓦的清心殿頂上升起，淡淡的黃暈映照在琉璃瓦片上，透著股說不出來的雋永韻味。

守在門外的小太監輕輕推開鑲金絲的楠木宮門，低聲喚了一句，「皇上，五更天了。」

只聽得明黃絲帳內的龍床上，傳來均勻的呼吸聲，帳內人似乎睡得正熟，並沒有被喚醒。

「皇上，五更天要早朝了。」小太監大著膽子又叫了一聲。

突然，一隻手從龍帳內伸了出來，衝著他擺了擺，小太監抬頭一望，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差點坐倒在地上。

「皇上，您的意思……」小太監慢慢顫抖著，往後退去。

「吵死了。」清亮的男聲帶著些許不耐。

小太監立刻退了出去，滿頭大汗的將宮門關了起來。

這時，龍帳掀起一角，龍床上可見躺著兩名俊雅的男子，其中一位尚在熟睡，另一位眉宇飛揚，正斜倚在床上，深情的凝視著身旁的人。

「暮彥，你的夢中有我嗎？」低頭在沉睡的白暮彥臉上偷得一吻，蕭別離邪肆一笑。

溫柔的望著龍床上皇帝的他五官俊美無儔，特別是那雙閃閃發亮的黑眸，深情中帶著一絲不羈，古銅色的皮膚看得出是常在陽光下活動。

「好吵……」睡夢中的白暮彥低喃了一聲，翻了個身又睡著了，正好與他面對面。時值初夏，衣著輕薄，只是翻個身，便露出大半赤裸的胸膛，淺蜜色的肌膚在透過窗櫺撒進來的陽光映襯下，呈現出誘人的色澤。

「唔！」蕭別離尚未來得及後退，白暮彥的新動作竟讓面對面靠在一起的兩人雙唇恰好貼在一起，吻了個正著。

濃眉微揚，蕭別離頓時不知道是加深這個吻好，還是推開好……

這一猶豫，半睡半醒的白暮彥連腿也搭了上來，蹭到他的下身，害得剛起床的男人那處更加鼓脹，差點翻身將白暮彥壓在身下。

「暮彥，好想吃了你。」艱難的推開身前人，蕭別離狼狽的低歎。

但若是真的強要了他，只怕得到他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，這麼多年都等過來了，也不差這一天。

「皇上，太后有請。」

突然，門外傳來尖細的傳喚聲，這次白暮彥清醒了，猛的睜開雙眼，映入眼簾的正是蕭別離的俊臉。

「你……蕭愛卿怎麼在朕的寢宮裡？」不悅的眯起眸，白暮彥立刻坐了起來，瞪著蕭別離。

「皇上忘了？昨夜皇上一時衝動……」蕭別離半跪在龍床上，衣衫半解，故作羞澀的紅了臉。

「罷了，不要再說了。」白暮彥越聽臉色越加鐵青，一掌拍在龍床上，制止了還

想說下去的蕭別離。

「皇上，您不能，不能……」誰知蕭別離卻扯著他的袖子，緊咬下唇，一副要哭的模樣。

「現在幾更天了？」沒好氣的收回衣袖，白暮彥扶著有些疼脹的額角，頭痛不已。

「才五更，皇上要不要再睡會兒？」蕭別離一個勁的裝傻充愣，伸手在他的額角揉了揉。

「蕭別離，你……你害朕誤了早朝？！」顫抖的手指著他的鼻尖，白暮彥氣極，二話不說就一拳打了過去。

「皇上，冤枉啊！」蕭別離慘叫一聲，偷笑著躲開了。

第一章

初冬，大雪把整個皇宮裝扮成一片銀白，北風呼呼地刮著，凍得人耳朵發紅，宮中的主子們早早換上了錦緞棉衣，連宮女太監們也不例外。

御花園裡的樹木大部分已經枯萎，還有幾分生機的只剩下幾株松樹，亭亭玉立，綠色依然，十分耀眼。

明黃身影端坐在御花園的小亭中，慈愛的看著亭外一板一眼對著雪景大聲朗讀詩詞的小童，身後站著一位白面無鬚的男子。

小童身著貂毛滾邊的白色錦衣，容貌俊秀，眉眼無一不精緻，一雙大眼烏黑如墨，如黑珍珠般璀璨奪目，睫毛細密纖長，像極了兩把小扇子，長大了必定是個俊美無雙的人物。

「彥兒，過來給朕好好看看。」皇帝向小童招了招手。

「遵命，父皇。」那白衣小童奶聲奶氣的答了話，搖搖晃晃的走了上來。

天冷地滑，再加上穿了好幾層厚衣，手腳也不太靈活，剛踏進白玉亭內，他腳下一滑，差點摔倒在地。

「太子殿下，小心。」一旁的太監大驚失色，就要伸手去扶。

還是皇上眼明手快，搶先一步將他抱在懷中，抱著小小的人兒，皇上搖了搖頭，並沒有責怪。

「彥兒，過年你就六歲了，想不想進國子監讀書？」

「父王說的是，母后前不久也是這般跟兒臣說的。」白暮彥乖巧的點了點頭，一雙如繁星般透亮的眸子盛滿期待。

「既然你已準備好進國子監，那父皇便給你找個合適的伴讀。」皇帝欣慰的摸摸他紅潤的小臉，看來龍心大悅。

「兒臣不用伴讀，自己研習即可。」

「日後自然用得著，彥兒待會準備跟父皇出宮一趟。」皇帝眼神一變，突然說。

「出宮？」白暮彥滿臉不解，但又對這件事充滿好奇。

他從出生起就沒離開過皇宮，如今父皇突然要帶他出宮，難道就是為了給他找伴讀嗎？

可是，父皇是帝王，要給他找伴讀，只要下旨宣人進宮來即可，何必大費周章出宮？

雖然白暮彥有一肚子的話想問，但他還是機靈的閉上了嘴，而且他也想出宮去看看。

待換上了尋常人家的服飾，皇帝又命人取來兩件黑色的斗篷，將他從頭到腳包了個嚴嚴實實，帶著隨身的太監，乘著馬車從皇宮的側門出去了。

馬車晃晃悠悠的往前進，白暮彥靠在父皇懷中，時不時的轉動眼珠，從車簾縫往外望，幾次將頭探了出去又收回來。

「彥兒想看外面嗎？」閉目養神的皇帝睜開雙眼，端詳著他。

「可以嗎？父皇。」他小聲詢問，壓抑心中的想望。

母后從小就教導他，對任何事情都需謹言慎行，這次是和父皇第一次出宮，應該要更加小心。

「你呀，就是被你母后教得太呆板了，小小年紀就一副小大人樣，不知道是好還是壞。」

皇帝半是寵溺、半是無奈的說著，伸手挑開車簾，車外的風景瞬間全部展現在白暮彥眼中，讓他瞪大雙眼。

「哇，好多人啊！」他驚呼著。

雖然是大冬天，但還是有不少小販在街上叫賣，沿街兩邊全是採買的人民，車水馬龍，熱鬧非凡。

「彥兒不好奇父皇要帶你去哪？」怕他摔出馬車，皇帝緊緊抓住他的身子。

「父皇要給兒臣找伴讀，自然是去父皇信得過的大臣府上。」聽到父皇出聲相詢，白暮彥趕緊坐了回去，一字一句回答的格外認真。

「哈哈，朕的彥兒就是聰明，不用朕開口，就知道朕的心思。」愛憐的摸著愛子的頭髮，皇帝開懷大笑。

「父王過獎了，兒臣不敢當。」

說話間，馬車停了下來，皇帝踩著馬凳走下馬車，才轉身將白暮彥從車上抱出來，用眼神示意隨侍太監敲門。

白暮彥抬頭往上望去，朱漆大門上的匾額赫然寫著龍飛鳳舞的兩個大字——蕭府，看那字裡行間顯露出的王者霸氣，分明是父皇的親筆題書。

不一會兒，管家模樣的男子應聲出來，打量著這一行陌生的人，皇帝從懷中取出一塊金色令牌，管家立刻變了臉色，將他們迎了進去。

「管家，你怎麼隨便將人帶進府來。」

剛進大堂，一位蓄著八字鬍，四旬左右模樣的中年男子走了出來，不悅的望著他們。

「老爺，他們是……」管家話還沒說完，皇帝已經將遮住臉龐的斗篷給掀了開來。

「皇……皇上！」中年男子臉色由紅轉白，再由白轉青，就要曲膝下跪，卻被皇帝阻止了。

「蕭愛卿不必驚慌，朕這是微服私訪，你和朕是至交，用不著如此拘束。彥兒，見過蕭伯伯。」皇帝笑著坐上首位，牽著白暮彥的小手往前帶了帶。

「見過蕭伯伯。」白暮彥上前行了個禮，遂又退到皇帝身後。

「不敢、不敢，這位應該就是太子殿下，生得這般聰慧伶俐，小小年紀便禮數周到，真是我朝大幸。」

「哈哈，蕭愛卿不用拍彥兒的馬屁，他還小。對了，你家小子在哪？快叫出來給朕看看。」皇帝聽到自己兒子被人誇讚，也不禁龍顏大悅。

「皇上說是的別離，他是匹拴不住的野馬，今天一大早就跑了出去，臣這就派人去找。」蕭宰相說著，命人送上香茗，自己則小心翼翼的陪在一旁。

品了口香茗，皇帝將茶杯放回到桌上，緩緩道：「你兒子滿月時見過一面，他好像比彥兒大兩歲是吧？」

「正是，不知皇上今天找離兒有何事？」蕭宰相暗自在心中急得是滿頭大汗，擔心是不是自家兒子在外面闖了禍，竟讓皇上親自找上門興師問罪。

「爹、爹，我回來了，餓死我了。」

蕭宰相的擔心還沒解答，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大門傳了過來，清越的童喚聲響徹整個大堂。

「這就是你兒子吧？」皇帝揚眉一笑問。

只見一道藍色的人影衝了進來，飛快的奔到蕭宰相身邊才停了下來。

仔細看去，才八歲的蕭別離身形頑長，整整比白暮彥高出一個頭，膚色黝黑，一看就知道時常在外面跑，墨色的眸子閃爍著耀眼的光芒，讓人一見難忘。

「爹，我餓了，快叫他們開飯。」蕭別離毫無相府公子的模樣，在肚子上摸了一圈嚷了開來。

「孽子，沒看到有貴客在，只知道吃。」蕭宰相一掌拍到兒子頭上，狠狠的白了他一眼。

「好啊，爹打我，我告訴娘去。」蕭別離一臉不依的鼓起腮幫子，抱著頭頂，就要往外跑。

「站住，你還想去你娘那告狀，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」蕭宰相急急的追了上去，懼妻的他已將在座的皇帝與太子拋到腦後，一心只想要好好教訓這個不肖兒子。大堂內頓時熱鬧無比，蕭別離仗著人小，東躲西藏，蕭宰相抓了半天也沒抓到他，反倒把自己累得氣喘吁吁。

「哈，哈哈……」白暮彥從斗篷中露出半個細緻臉龐，看著你追我跑的一老一少，只覺得忍俊不住，唇角微揚的輕笑出聲。

真是一對有趣的父子！

「咦……有客人在。」蕭別離聽見這清脆的笑聲，一個筋斗翻過紅木桌，落在白暮彥面前，睜大雙眼望著他。

「好標緻的小妹妹，告訴哥哥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蕭別離眼中滿是驚豔之色，直盯的白暮彥瞧。

一雙漆黑清澈的大眼睛、柔軟飽滿的雙唇、秀氣的鼻子，眼前的小人兒生得清純文靜，活脫脫一個國色天香的絕代小美人。

「小妹妹？」白暮彥一楞，小臉瞬間漲紅，藏在斗篷下的小手也緊緊握成拳。

「是啊，快告訴哥哥，哥哥買糖給妳吃。」蕭別離又眨了眨眼，目光始終不曾從白暮彥的臉上移開。

「離……離兒，不得無禮。」見自己的兒子不知何時站到太子面前，還一臉癡相，蕭宰相趕緊出聲喝止。

「爹，你這麼快就給我找媳婦？她真好看，我喜歡！」回頭向父親嘿嘿一笑，蕭別離就這麼一把抓住白暮彥的手。

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無禮的人，白暮彥一下子呆住了，冰冷的小手被包裹住，瞬間變得暖和起來，忘了掙扎。

「你就是別離？你覺得我家彥兒生得好看？」皇帝也被逗樂了。

他帶著彥兒微服出宮，本意只想拜訪老友，詢問一下是否有合適的伴讀人選推薦，沒想到老友之子生龍活虎，與彥兒的呆板截然不同，或許伴讀的人選就在眼前了。

「嗯！好看，真好看，你就是我未來的岳丈大人吧，請受小婿一拜。」撩起衣襪，蕭別離真就要跪下去。

「哈哈，蕭愛卿，你這兒子倒是有趣的緊。」皇帝看著孩童心性的蕭別離，無視滿臉怨氣的兒子，放聲大笑。

聽到父皇的話，白暮彥當場白了臉，狠狠的瞪著眼前的無禮之徒。

他除了膚色略白以外，身上哪裡有女娃的奶氣？這姓蕭的小子眼睛長哪去了？

可惡，讓他被父皇笑話，這仇結大了！

「皇上，離兒年幼不懂事，誤認太子為女孩，冒犯了太子，這都怪微臣教子無方。」蕭宰相兩腳一跪，將蕭別離拉到身後，生怕兒子受責罰。

「不礙事，蕭愛卿起身吧，彥兒打小就生得像他母后，比一般男童長得俊秀，認錯了也不是什麼大事。」皇上的臉上笑意未褪。

「爹，你說他是男孩，還是太子？」從站起身的父親身後鑽了出來，蕭別離指著一臉陰鬱的白暮彥，不知死活的大聲叫著。

「本太子哪裡像姑娘，你倒是說說看。」

白暮彥再也忍不住，脫掉斗篷，露出一身雪白的貂毛錦衣、頭束紫金珍珠玉冠的男裝扮相，冷著一張小臉。

「啊……還真的不是小妹妹，怎麼會這樣……」

這下他可看清楚了，眼前的人兒哪裡是小姑娘，明明是個比自己小了幾歲的男童，只是樣貌俊美得好像觀音座下的仙童。

失望至極的蕭別離臉立刻垮了下來，原先靈動的大眼也失了神色，整個人無精打采。

「孽子，還不快給太子殿下賠罪。」蕭宰相一掌拍在他的屁股上，痛得他齜牙咧嘴，像猴子一樣上下亂跳。

見有人代自己報了仇，白暮彥怒氣稍退，冷冷的瞪了蕭別離一眼，轉頭回到皇帝身邊。

「彥兒，讓別離做你的伴讀可好？」皇帝捏了捏兒子的臉頰，輕聲問。他這兒子

生得白淨，臉頰也軟綿綿的，可惜就是沒笑容，哪像蕭家小子，像隻皮猴似的活潑。

「不……」他剛要開口拒絕，卻被蕭別離給打斷了。

「好啊，好啊，我願意做伴讀。」

在得知白暮彥是男孩的時候，他的確很失望，但是白暮彥那清秀如仙童的臉龐，他是越看越喜歡，正想著希望天天都能見到他，一聽到皇上屬意他做伴讀，他自然歡喜。

「父皇，兒臣不要伴讀，兒臣自己會讀書。」完全無視蕭別離的存在，白暮彥強作鎮定的回了話。

「皇上，我識字、會騎馬、會武功，我會做好伴讀的。」蕭別離哪裡肯放過大好機會，跪在皇帝腳下，一個勁的推薦自己。

「哦，你會的東西倒不少。」

「皇上，犬子雖然頑劣，但微臣從小便教他四書五經，他又隨他舅舅習得一身武藝，伴讀之職應該足以勝任。」蕭宰相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兒子頑皮，自己管教不好，倒不如送進宮中磨磨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那此事就定下了，明日早朝後，朕再與愛卿好好商討此事。」皇上敲了敲桌子，輕輕點頭。

「父皇……」白暮彥縱是百般不願，卻又不能違抗父皇的旨意，兩難之下，小臉都快皺到一起去了。

在離開蕭府坐上馬車的時候，他清楚的看到蕭別離揚著笑臉向他揮手告別，更是氣得牙癢癢。

幾日後，聖旨便到了蕭府，在父親的千叮萬囑下，蕭別離歡天喜地的收拾東西進了宮，跟在小太監身後，一路上東張西望，對什麼都好奇。

早就聽說皇宮廳殿眾多，金碧輝煌，今日一見的確如此，若是無人引路，恐怕走到天黑，他也不知道大門在哪。

不知道走過了多少宮殿，他正暈頭轉向之際，宮人才停下腳步，囑咐他在原地等待，先一步通報去了。

突然，耳邊傳來一陣悅耳的朗朗讀書聲。

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，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」

稚嫩的童音不疾不緩的吟著詩，將他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住，腳步也移了過去。

「不錯，太子殿下真聰明，昨日才教的，今日便會寫會背了。」

他探頭進去看了看，只見一位頭戴烏紗帽的官服男子坐在殿中，手中拿著一幅墨跡還未乾透的字，正讚許點頭。

男子對面站的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白暮彥，又驚又喜的他不顧一切的衝了進去，正好對上白暮彥冰冷如霜的眼神，驚得他倒退一步，差點撞到大門上。

「你好大的膽子，居然擅闖東宮，來人啊。」眼見仇人就在眼前，白暮彥拍著桌子大叫起來。

「我才不是擅闖，是皇上宣我進來的。」沒被這聲勢嚇倒，蕭別離上前一步，來到白暮彥面前，雙手叉起腰，一臉理直氣壯。

「就算你是被父皇宣進宮，也不能擅闖本太子的書房。」

「我……」一時詞窮，蕭別離還真的不知道說什麼，他確實是未經白暮彥的同意便闖了進來，有失禮數。

可是，進都進來了，再退出去也晚了，不過生著氣的白暮彥挺可愛的，兩頰紅潤，像個福氣娃娃。

「這位是蕭宰相的小公子吧，幾年未見，又長高了不少。」兩個孩子正僵持著，一旁的官服男子站了起來，仔細的打量著他。

「正是，不知閣下是……」蕭別離將盯著白暮彥的目光收了回來，端詳著此人。

「舅舅，別理他，他不是好人。」抿著雙唇，白暮彥扯著官服男子的衣袖，搖搖頭。

「我怎麼不是好人，只是將你誤認成小姑娘，你好歹也是太子，有必要這麼記仇嗎？」蕭別離很鬱悶。

只是錯認了一次而已，居然就說他不是好人，他怎麼不像好人了

他哪裡知道白暮彥只是不想要伴讀，皇帝偏要塞個人給他，他有氣沒處發，只好撒在他身上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眼眶微紅，白暮彥委屈的扁扁嘴。

他哪裡是喜歡記仇，上次的事他早已不計較了，本想過幾日再向父皇提不要伴讀的事，誰知蕭別離已先被宣進宮。

從小母后就教導他，他不只是皇子，更是未來的一國之君，日後要獨當一面，不可事事依靠他人。

久而久之，母后的話語像警鐘一樣在他心頭長鳴，所以他不需要什麼伴讀，他要向母后證明自己能夠獨立，絕對不會辜負她的期望。

「好了、好了，都是我的錯，我在這裡給你賠禮就是了，你不要生我的氣了。」蕭別離見他這副模樣，心軟的不得了，趕緊低頭賠不是。

「太子殿下，想必蕭小公子也是一時眼花，你也不要放在心上。」國舅也在一旁打著圓場。

「是啊，是我老眼昏花、是我老眼昏花。」見有人幫自己說話，蕭別離打蛇隨棍上，忙不迭的賠笑臉。

「小小年紀說什麼老眼昏花。算了，你知道錯就好了，本太子也不是那麼小氣的人。」白暮彥強忍著笑意，揮了揮小手，坐回到椅子上。

不談上次的誤會，蕭別離的確是個有趣的人，見了兩次都把自己給逗樂。

「這才對嘛，皇上已經下了旨，從今天起我蕭別離就是太子你的伴讀。」蕭別離鬆了口氣，臉上笑容如陽光般燦爛。

「你真想做本太子的伴讀？」白暮彥抬頭望著他，目帶不解。

「那是當然。」蕭別離飛快的點了點頭。

想著以後就可以伴著這如仙童降世的人兒一起讀書，分享著每日的點點滴滴，他

心中就像喝了蜜似的。

「那好，本太子考考你，看你有沒有那個本事做我的伴讀。」白暮彥難得起了玩心，眸中透著一絲狡黠。

「好啊，請太子出題。」拍拍胸脯，蕭別離高高的昂起頭，看起來信心十足。

「你剛才不是在門外偷聽嗎？那你就將本太子背的那首詩再背一遍。」

「我沒偷……好好，背就背。」本想反駁，又覺得沒有任何意義，蕭別離乾脆直接將詩背了出來。

當他一字不漏的背完之後，望向白暮彥洋洋得意的揮了揮手。

白暮彥臉色一寒，道：「詩倒是背對了，就是不知道你的字如何，正好舅舅在，你將詩寫下來，讓舅舅品評一下。」

人不可貌相，沒想到蕭別離看似一個粗人，居然有過耳不忘的本領，還真是小看他了！

蕭別離知道真要太子心服口服，接受自己做伴讀，就一定要做的比他好，索性也不客氣，拿過筆洗上的狼毫，便當場揮毫。

「寫完了。」他將狼毫放下，雙手將宣紙舉了起來，送到國舅的手中。

「舅舅，你看是本太子寫的好，還是他寫的好？」白暮彥端坐在椅子上，等待舅舅的回答。

他就不信蕭別離會比自己厲害，他從三歲會拿筆之後就跟著舅舅習字，雖然不過兩年，但也小有成就。

蕭別離不是說他有習字、會騎馬、會武功嗎？就算和他一樣三歲開始習字練武，到如今不過五年，五年之間分心三處，絕不可能像他專於練字一樣精通！

「這……太子是想聽真話還是聽假話？」國舅遲疑著，一臉的難色。

「當然是真話。」話一出口，白暮彥就隱隱覺得不對，舅舅的臉色讓他有不好的預感。

果不其然，國舅的話讓他白了臉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，半晌才回過神來。

「太子殿下的字筆尖生輝如鳳舞，行雲流水似龍遊，這已經很難得。但蕭公子的字飄若浮雲、矯若驚龍，字裡行間又多了分練武之人的筋骨傲氣，稍勝一籌。」

「給本太子看看。」白暮彥立刻起身拿過蕭別離的字，仔細的看了起來。

這一看，他的眉頭立刻蹙起，緊咬下唇，臉色慘白。

舅舅說的不錯，蕭別離的字比他的字多了一分氣勢，這份氣勢是沒有習武的他學不來的……

「國舅爺過獎了。」蕭別離笑了笑，拱起手回了個禮。

「哼，還不是因為多練了幾天武，明兒個我就請父皇找人來教本太子習武。」聳了聳鼻翼，雖然嘴上不服氣，但白暮彥心中卻已經認同了蕭別離。

「何必那麼麻煩，我來教你就是了。」

「蕭公子，原來你在這裡，害奴才好找一下。」引路的小太監這時才找到了他，但只是慌亂的站在門口，不敢往裡走。

「哎呀，我忘了皇上的召見，快快帶路。」一拍腦門，蕭別離慘叫一聲，火燒眉

毛般的衝了出去。

「這麼重要的事居然都能忘！」白暮彥望著他遠去的身影，皺起了眉頭。

「臣看這蕭公子也是個人物，小小年紀就有如此的身手，太子殿下身邊可是多了一位人才啊。」國舅在一旁低頭笑著。

「本太子看是蠢才吧。」輕哼一聲，白暮彥再度將蕭別離的字拿起來端看。

此後，蕭別離盡心盡力的擔任伴讀一職，除了日常的讀書習字以外，還教給白暮彥許多簡單實用的武功招式，當然一切都從紮馬步起。

一開始，白暮彥對習武還挺感興趣，可是馬步一天紮下來，枯燥乏味不說，時常痠得他的腰都直不起來，連脾氣也變壞不少。

每當這時，蕭別離會笑著露出雪白的牙齒，陪他一起紮馬步，不管他怎麼發脾氣，都不改一臉微笑。

若干年後，想起兒時的一幕又一幕，白暮彥都會忍不住笑出來，恐怕只有蕭別離這個大傻瓜才願意這樣不離不棄的陪伴著他。

第二章

十三年後。

京城繁華依舊，夜間更是格外熱鬧，花街上最負盛名的「春雨樓」前立著幾位年輕貌美的姑娘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正向過往的路人拋著媚眼。

「客倌，進來玩玩嘛。」

「李公子，好久不見，哪裡發財去了。」

遠處正走來一男子，方臉闊額、虎背熊腰，朝姑娘們望了一眼，臉色微變，卻仍走上前去。

「喲，這不是鼎鼎大名的楊侍衛長嗎？什麼風把您給吹來了。」一個花娘眼尖，認出了來者的身份，正是皇城侍衛長。

眾女嘻笑著一擁而上，將一身戎裝的侍衛長團團圍住，但楊侍衛長只是眉頭深皺，推開眾女，往樓內走去。

「蕭太傅是不是在這裡？」楊侍衛長抬頭望向二樓，神情凝重。

「原來是來找蕭太傅，蕭太傅剛宿在紅萼姊姊那，您……」

眨個眼，楊侍衛長挺身一躍上了二樓，熟門熟路的直衝春雨樓頭牌紅萼的房間，一腳將房門強踢開來，破壞了房中的無邊春色。

「啊——」屋內的紅衣女子嚇得尖叫一聲，從床上坐到地上。

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楊兄啊，今天怎麼有心思來春雨樓？」

一隻古銅色的大手將粉色紗帳掀了起來，床上的男子慵懶的伸展著腰，下身只著一條白色亵褲，露出大半精裸的胸膛，毫無顧忌的下了床。

「蕭太傅，宮中出了大事，你快收拾一下，隨在下進宮。」楊侍衛長見了，眉頭皺得更深了。

「何等大事，讓楊兄如此匆忙？」蕭別離一邊問，一邊伸手取過一旁衣架上的長衫，不慌不忙的穿戴起來。

「蕭太傅不要多問，跟下官走就是了。」楊侍衛長仍然說得隱晦，但神色慌張。

「難道是……」蕭別離心中一動，隱約猜到了什麼，臉上的笑意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幾年前，皇上因受傷過重，損及心肺後一直臥床不起，政事早已交給太子，如今楊侍衛長突然跑到春雨樓來找他，會不會是皇上出了事？

「正是，皇上剛剛駕崩，已傳位予太子。」楊侍衛隊長點了點頭，非常小聲的證實了他的猜測。

「我這就進宮。」

蕭別離臉色突變，三、兩下穿戴好衣物直接破窗而去，楊侍衛長緊隨在他的身後躍了出去，嚇壞了不少尋歡客。

當蕭別離匆匆趕到皇宮，大殿四周已經掛起白幔，哭號聲響徹四周，他心中暗叫不好，三步併作兩步，直接衝向殿內。

「蕭太傅，你來晚了一步，皇上剛剛駕崩了。」太子身邊的太監小安子見他出現，立刻迎了上去，眼角的淚痕都未乾。

「太子在哪？」放眼在遍是白幔的靈堂中尋找那一抹熟悉的身影，卻沒有到，蕭別離不由得急了。

暮彥不會出事了吧？皇上的死對暮彥來說絕對是個致命的打擊，他知道皇上在暮彥心中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……

「太子殿下情緒激動，奴才好不容易才安撫下來，如今正在後殿歇著。」

「你在這守著，我這就去看看太子。」聽小安子這麼一說，他總算鬆了口氣，拍了拍對方的肩膀，轉身大步向後殿走去。

靜寂的後殿，除了白色還是白色，當蕭別離邁步而入的時候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雙眼所見——

才一日不見，暮彥居然憔悴成這副模樣！

狹長的眼眸紅腫得嚇人，好似桃子一般，原本紅潤的雙唇蒼白的毫無血色，修長的身子正瑟瑟發抖，彷彿輕輕一推，便會倒下去。

「太子，節哀。」輕輕的吐出四個字，蕭別離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千不該、萬不該，他真不該在這種時候沒有待在暮彥的身旁。看白暮彥傷心成這副模樣，蕭別離真是心如刀割，恨不得代其身受。

「父皇，他走了……」白暮彥木然的抬起頭，眼中滿是血絲。

「皇上是走了，但你還有我，我會一直陪著你。」如此脆弱的人著實讓人又憐又愛，他忍不住上前握住他的手，想安撫剛經歷喪父之痛中的人。

平日的暮彥總是一副高高在上、正經嚴肅的模樣，就算是他們獨自相處，也多是他厚著臉皮耍無賴，暮彥才會偶爾露出笑顏。

而一向不在人前示弱的他，此刻竟露出這般脆弱的模樣，他知道，暮彥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人陪著他，安慰他，撫平皇上的離世給他帶來的傷痛。

「你會永遠都陪著我？」白暮彥的語氣帶著狐疑，似乎不太相信他。

「當然，只要你願意，我永遠都不會離開你。」蕭別離輕撫著他的臉龐，深情凝

望。

自從八歲那年相見之後，他的心就淪陷了，最初他只想天天看著他，可是漸漸長大，他發現自己並不滿足於此——

每到夜裡腦海中總是浮現出暮彥的絕世容顏，讓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眠，直到十六歲生日，母親送了個侍婢給他，他抱著侍婢卻發現自己腦中全是暮彥，他才明白，自己對暮彥並不只是單純的喜歡，他想擁有他！

他知道，自己現在許下的承諾有著什麼涵義，但可惜暮彥並不知情。

「嗯。」白暮彥在他的安撫下漸漸放鬆了神色。雖然父皇的辭世讓他悲痛欲絕，但蕭別離是父皇幫他選擇的親近，他的忠心無庸置疑，有他這樣忠心耿耿的臣子陪伴在旁，他的心稍稍平靜下來。

只這一聲「承諾」，差點讓蕭別離當場按捺不住，他傾身向前，將白暮彥摟在懷中。

「好睏……」蕭別離的懷抱好溫暖，白暮彥緊蹙的眉頭漸漸舒展開來。

父皇的死帶給他的震撼，讓他久久不能平靜，如今一放鬆下來，倦意立刻湧上心頭。

雖然這幾年父皇的身子一直不見好轉，但今晨明明還宣他一起用膳，哪知這麼快就離開了……

「睏就睡吧，你也累了。」用手代梳，梳理他烏黑的髮絲，蕭別離一腔柔情在此時顯露無遺。

不一會兒，懷中便沒有了聲音，他低頭望去，只見白暮彥雙眼緊閉，發出了均勻的呼吸聲。

熟睡中的白暮彥作了一個夢，夢中的他回到了十四歲的時候，那時正是蕭別離進宮第八年……

「太子殿下，皇上這病恐怕難好了。」太醫一臉愁容。

「怎麼可能？父皇還不到五十歲，身強體壯的……」他抓住太醫的衣襟，怒吼著。

「皇上舊傷一直未癒，微臣們已經盡力了。」

「咳、咳，彥兒，父皇有話跟你說。」這時，形容枯槁的皇帝睜開雙眼，望著他。

「父皇，您不會有事的，兒臣一定會尋訪名醫，治好您的。」十四歲的他無法接受事實，固執的認為一切仍有轉寰的餘地。

「父皇也不願如此，但這身子當年和匈奴大戰幾場留下了許多傷病，早已破敗不堪，拖也不過幾年，朕躺了數日，還有許多政事尚未處理……」皇帝作勢要起身，卻被眾人攔了下來。

「父皇，那些事等您身子好了再處理也不遲。」緊握住父皇的手，白暮彥不贊同的搖搖頭。

「不行，政事耽誤不得，你要真想幫父皇，從明天起就代理政事。」看著尚未成年的兒子，皇帝眼中似乎有些急切。

「兒臣……兒臣恐怕……」白暮彥遲疑著，不敢輕易點頭。

「沒有什麼恐怕，你做太子十來年了，父皇都看在眼中，父皇知道你能做好的。」「好，只要父皇好生休養，兒臣願意暫代政事。」雖然忐忑，但白暮彥一咬牙，還是答應了。

從那日起，他就代替皇帝處理政事，由於剛接觸朝政，很多事情不熟悉，只得通宵翻看奏摺，常到了四更天才睡下，五更天又起來暫代上朝，沒幾天，人就瘦了一大圈。

這幾天蕭別離不在京城，上他舅舅的天下第一莊賀壽去了，剛回宮聽到太子一整天都待在御書房裡沒出來，連口水都沒來得及喝，匆匆趕了過來。

「太子在裡面？」他一雙濃眉幾乎擰在一起。

「蕭太傅，您來了就好，快去勸勸太子殿下，這幾天太子殿下從早到晚都待在裡面，今日更連膳食都沒用。」隨侍在門外的小安子強打起精神，焦急萬分的說著。

「快去叫御膳房準備一份清淡的膳食來。」

他吩咐完便推門而入，就見全心記掛的人正坐在案前，單手支住下顎，專心的批閱奏摺，並沒有發現他進來。

「太子，該用膳了。」

「放那吧。」白暮彥的雙眼依然放在奏摺上。

「吃了再看。」從他手中抽走奏摺，蕭別離移身坐到他對面，滿臉不贊同。

「還給我。」但白暮彥眼皮抬都沒抬，直接伸出手要求。

「這樣是不行的，你已經一天沒吃飯，吃過了再看。」蕭別離搖搖頭，索性將奏摺拋到一邊。

皇上還在，暮彥就把自己累成這樣，若是真坐上了皇位，恐怕連睡覺都不用了！

「我不餓。」見索回無望，白暮彥乾脆埋頭翻閱起另一份摺子。

「別看了，聽臣一次，用過膳再看。」蕭別離哪裡肯依，乾脆將桌上的奏摺全都拿到一邊。

「你……你滾出去！」自己在辦公，卻三番兩次被這人阻礙，白暮彥勃然大怒，一掌重重拍在桌上，雖然小小年紀，但君王的霸氣早顯露了出來。

「怎麼滾？我不會，要不太子殿下教教臣。」但蕭別離並沒將他的怒氣放在眼中，仍然纏著他不放。

「太子，晚膳來了。」此時，御膳房的太監也將晚膳送了來，香氣立刻溢滿房內。

「不吃。」正在氣頭上的他明明肚子餓得咕嚕叫，還是逞著強。

再說父皇還臥病在床，政事堆積如山，叫他如何吃得下？

蕭別離沒聽他的，吩咐太監將晚膳擺在桌上，待房內再無他人之後，方才上前拉起他來到桌前，坐了下來。

「快吃，臣陪你一起吃。」蕭別離舉起筷子夾了一塊鮮嫩的桂花雞放到白暮彥面前，示意他張嘴。

「你以為本太子是三歲小兒，還要你餵！」白暮彥冷冷的瞪了他一眼。

「太子自己不肯吃，又不讓臣餵，這不是為難臣嗎？」望著桌上豐盛的晚膳，蕭別離的臉都皺到一起了。

「本太子不餓。」話音才落，白暮彥肚子卻傳來一道聲音，「咕——」蕭別離聽在耳中，笑在心裡，卻還是故意問：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暮彥還是和小時候一樣，總愛逞強，一整天沒吃，怎麼可能不餓？反正他也習慣了，只有在自己耍寶的時候，暮彥才會乖乖聽他的，忘了他未來一國之君的矜持。

白暮彥立刻紅了臉，捂著肚子，扁了扁嘴，生起了悶氣。

「太子，既然你不想吃，我們就來玩一下。」眼珠轉了轉，蕭別離心生一計。他這趟離京有不少收穫，從舅舅那學了不少新鮮玩意，其中一個相信暮彥也會喜歡，他這次特意帶了過來。

「玩什麼？本太子是儲君，怎能貪於玩樂！」白暮彥橫眉冷言，沒給他好臉色看。「就算太子是儲君，批了一天的奏摺，總要歇一會兒。」蕭別離從懷中摸出一物，一臉神祕的塞到他手中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白暮彥攤開手掌，望著手中兩粒指節大小的白色玉石。這玉石四四方方有六面，每一面都刻有不同的點數，最多一面有六個孔，最少一面只有一個孔，兩相對面的孔數相加為七，而且在一孔和四孔的面上都漆上了紅色。

「這叫骰子。」蕭別離將骰子拿回握在手中，往桌上拋去。
「這骰子有什麼用？」白暮彥的眼神隨著滾動的骰子左右轉動，滿臉好奇。
「用處多得很，臣來告訴太子怎麼玩。」一次又一次拋著骰子，蕭別離的目光卻始終追著他。

「咦，怎麼你每次拋出來都是同一個數字？」漸漸的，白暮彥的注意力全都被骰子吸引過去。

雖說是太子，但也不過是個十四歲的孩子，免不了好奇的心性。
「太子來試試。」蕭別離但笑不語，將骰子遞到他面前。
白暮彥伸手將骰子接了過來，往桌上拋了幾次，卻發現數字和蕭別離天差地別，每次不是一就是二，不免有些不服氣。

「好了，太子殿下，夜深了，臣就不打擾你處理公務了。」蕭別離明白見好就收的道理，伸手抓過骰子起身告辭。

「慢著，不准走。」
興頭上突然被打斷，白暮彥很不高興，晶亮的眸子變成了一條直線。
「太子殿下還有何事？」蕭別離明知故問，低下頭的臉上正一個勁的偷笑。
一切都在他的預料之中！
「你快過來，教本太子如何擲骰子。」白暮彥向他招招手，一臉意猶未盡。
「但太子剛才是說不能貪於玩樂，還責罵了臣，臣不敢再冒犯殿下。」蕭別離越退越遠，腳都快移到了門檻邊。
「你……你好大的膽子，居然敢違逆本太子。」白暮彥被說得啞口無言，有些惱羞成怒的一掌拍在桌上，猛的一下站起來，朝他走來。
「不敢、不敢，既然太子喜歡，臣自然不敢藏私，不過只是這樣拋擲太沒意思，

不如來打個賭？」見白暮彥一步一步朝自己走來，蕭別離知道計策奏效，心情大好，連忙提出條件。

「打賭？打什麼賭，說來聽聽。」白暮彥聽了，腳步一頓。

「臣可以教你拋擲的方法，但是太子要和臣賭一場，要是殿下贏了，臣就把這副骰子送給殿下。」蕭別離說著，將骰子放在手中把玩，時而高高拋起，引誘著白暮彥。

「那要是你贏了呢？」白暮彥並不傻，隱隱聽出了點玄機。

他是第一次見這個叫骰子的東西，從蕭別離方才拋擲的熟練手法來看，自己贏的機率並不大。

「臣要是僥倖贏了，只要太子殿下將這一桌飯菜吃掉就行了。」指著桌上的美食，蕭別離笑了起來。

「好，本太子賭了。」雙掌一擊，白暮彥當即答應。

這場賭局無論如何他都不吃虧，贏了可以得到白玉骰子，輸了還能填飽肚子，這種事他幹麼不答應？

雖然，蕭別離此舉有違君臣之禮，但白暮彥心中很清楚，他這麼做其實是在為自己著想。

一個時辰後，白暮彥鼓著兩腮，坐在桌前吃著飯菜，而蕭別離則笑咪咪的坐在旁邊看著他吃。

「笑什麼笑，下次本太子不會再輸給你。」用力的將筷子放在桌上，他滿腔不服。

「是、是，臣只是一時僥倖，還是殿下聰明，一學就會，假以時日肯定能贏了臣。」蕭別離連連點頭，忙說好話。

他說的也是實話，暮彥確實很聰明，一盞茶工夫便已經領會技巧，拋出的點數雖然不像他次次都是最大，但也在四到六之間，已經相當不錯。

「哼，你就只有這張嘴會說話。」責難像是一拳打在軟棉花上，一點反應都沒有，白暮彥更加心有不甘。

「臣不僅會說話，身手也不錯，要不怎麼教太子武功。」蕭別離指著自己的嘴搖了搖手指。

看著臉色紅潤、身材修長的白暮彥，他是滿心欣慰——

這些年來，他隔三差五到舅舅的天下第一莊討教更高深的武功，回來後就教給暮彥，而暮彥也學得很快，現在的暮彥文武雙修，神氣內斂，更使他恍如神仙下凡一般，俊美的讓人捨不得眨眼。

「好了，不和你扯閒話了，叫他們撤膳了吧。」拭去嘴角的油膩，白暮彥揮了揮手。

蕭別離見他吃的差不多了，起身命人來收拾碗筷，再親自將散落在旁的奏摺撿了起來，整齊的放在案頭。

這一夜，白暮彥批閱奏摺到很晚，連自己什麼時候睡著的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身邊暖暖的，很舒服。

直到報時的梆子聲響，將他從睡夢中驚醒，這才發現自己居然趴在桌上睡著了，

而蕭別離斜靠在他的身邊，半個胸膛都貼在自己的身上。

「太子醒了。」他一動，蕭別離便立刻站了起來，痠麻的手腳讓他只得一邊齦牙咧嘴，一邊張開雙臂、活動四肢。

「你一夜沒睡？」看他手腳僵硬的模樣，白暮彥忍不住問道。

「快天亮的時候睡了一下。」他不在意的笑了笑，眼中佈滿細細的血絲。

他哪睡得著，看他這般拚命，若不是君臣有別，他還真恨不得幫他看奏摺。

「你先下去休息，我要準備上早朝了。」心頭一陣暖意流過，白暮彥的口氣溫柔。雖然，有時候他不太喜歡這個伴讀，因為他時常瘋瘋癲癲的逗弄他，就算他生氣，他也像是沒看見一樣，每每事情鬧到父皇面前，吃虧的總是自己。

最可氣的是，蕭別離比他這個當太子的自在逍遙多了，可以自由出入皇宮不說，還經常出外遊歷，每每聽他講述外出的趣事，他都忍不住眼紅。

但是，他對他的好，他還是看在眼中。

雖然身為臣子不能幫他代理國事，但他卻用自己的方式緩解了他的壓力，那般子八成就是為了給他解悶才弄來的。

「那臣先告辭了。」蕭別離揉了揉眉心，連日趕路再加上一心記掛白暮彥，這會他著實累了，語畢，便起身離去。

望著蕭別離疲憊的身影，白暮彥還想說些什麼，卻被母后的駕臨給打斷了……

「太后駕到，太后駕到。」

白暮彥以為自己尚在夢中，微微皺起了眉頭，並沒有睜開眼。

「太子，太后來了。」抱著懷中人不想放手，可是殿前叫聲一聲近過一聲，蕭別離不得不叫醒他。

可惜的是晚了一步，白暮彥剛剛醒來，一身縞素的太后便走了進來，看著緊緊相擁的兩人，鳳顏大怒，「你們這是成何體統？」

「你抱著朕幹什麼！」白暮彥也是一楞，自己居然在蕭別離懷中睡著了。

「太后請息怒，皇上方才情緒激動昏了過去，臣一時情急，才將皇上抱住。」蕭別離將白暮彥扶站起來，跪在地上向太后行禮。

「皇上昏倒？還不快宣太醫。」見兒子臉色慘白，太后相信了蕭別離的話，又急著宣太醫。

「朕沒事了，母后請安心。」白暮彥擺了擺手，扶按著額頭。

「皇上還不快坐著，你的臉色太難看了。」太后移步上前，將他扶坐到椅子上。

「母后此來不知為了何事？」坐在椅子上，他抬起頭，注視著自己的母后。

「皇上，先皇駕崩，舉國同悲，本來哀家不該在這種時候和皇上商談政事，但先皇雖已將皇位傳給了皇上，皇上尚未及冠，朝中勢力複雜，蕭宰相又在前不久因年邁辭官而去，這宰相之位……」太后一臉悲切，當說到蕭宰相之時，鳳目掃過了一旁的蕭別離。

「母后心中是否有合適人選？」白暮彥是聰明人，自然明白太后這一番話的用意。父皇駕崩前，已經下了傳位之詔，想必母后已然知曉，宰相之位空懸未定，他確

實也極需一位賢臣輔佐。

父皇英明，擔心外戚專權，早早便為他安排好了一切，只是不知道，父皇和母后是否想的是同個人……

「哀家想，國舅任戶部侍郎時小有政績，日前上國策論，先皇也是讚譽有加，這宰相之位，他應能勝任。」

「這是眾臣的意思，還是母后的意思？」白暮彥但笑不答，心中卻另有打算。

原來母后屬意的是舅舅，但母后不是很喜歡蕭別離，時常說他是個人才嗎？

看來，這宰相之位太過誘人，就連母后也過不了親情這一關。

「自然是哀家的意思。」

「是母后的意思，朕也不想違逆，但父皇駕崩前已經下了詔，不僅將皇位傳給朕，宰相之位也已定了人選。」他不疾不徐的說著，蒼白的臉龐上有了些血色。

不知為何，只要蕭別離在他身邊，他就格外鎮定，若是平日，面對這樣咄咄逼人的母后，多少是會緊張的。

當時父皇下詔之時，他除了驚愕之外也並無太大反對之意，如今再想來，蕭別離的確是宰相的不二人選。

他家世清白，蕭老宰相又是一朝老臣，蕭別離更對他是忠心耿耿。

「是誰？！」太后臉色一變，手指緊握椅把，染得鮮紅的指甲竟應聲而斷。

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」

「是他——」太后指著跪在地上的蕭別離，鳳目含威。

「正是，蕭太傅，不，從現在起你就是朕的蕭宰相。」白暮彥神色平靜，儼然已有一國之君的風範。

蕭別離在旁聽著太后和新皇的對話，向來從容的神色也不由得凝重了幾分。

沒想到，一切全都前功盡棄。

他辛苦了好幾年，努力破壞形象，出沒青樓賭場，得了個京城第一風流大少的稱號，卻還是被精明的先皇看破手腳，居然高明到在駕崩之後，才經暮彥的口封他做宰相，料定了他不會拒絕……

他之所以這麼用盡心思，一來是擔心常常面對暮彥，怕被看出自己對他有情，最後連君臣都不做成；二來是他本性淡泊，並不想困居廟堂。

他知道自己這頭一磕，就永遠逃不掉，但為了暮彥，他甘願被縛！

「臣領旨謝恩。」